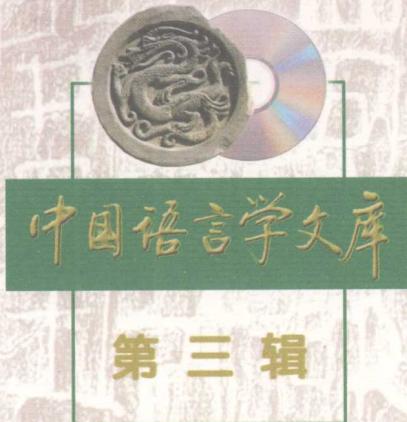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现代汉语形容词 功能与认知研究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GONGNENG YU RENZHI YANJIU

张国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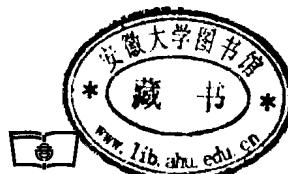
————
商务印書館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

《中国语言学文库》第三辑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 与认知研究

张国宪 著



商務印書館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张国宪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中国语言学文库)
ISBN 7-100-05093-6

I. 现… II. 张… III. 汉语—形容词—研究—现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7031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ANDÀI HÀNYÙ XÍNGRÓNGCÍ GÔNGNÉNG YÙ RÈNZHĪ YÁNJIŪ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

张国宪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 - 100 - 05093 - 6/H · 1245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1/4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序

我教过中学生和大学生,也曾经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有人问我,当了几十年教师,主要的经验是什么?我这样回答:比学生早一天了解所讲的。这可以称之为“闻道有先后”。至于研究,学者各有所专。我阅读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包括学位论文),总是抱着一种探索的心情,想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借以充实自己。这叫做“术业有专攻”。

关于形容词,我讲语法时总是要谈到的,但没专门论述过。我想到的是朱德熙先生 1956 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这篇论文曾被国内外许多学者引用,影响极为深广。赵元任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谈到形容词,认为朱德熙的这篇论文“Which is so far the best treatment of chinese adjectives”。他说的“迄今为止”(so far),指的是 1968 年,距离今天快 40 年了。我想,如果赵老先生还健在,必定会考虑把上面的话修改得完整一些。比如,他读了《现代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这部著作。当然,我没有否定朱先生的杰出的贡献的意思。我总认为前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建树,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

关于词类的研究,学者大都注重静态的描写,而常用的描写方法是下位分类。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分类时侧重意义,后来许多学者兼顾句法功能。问题是描写的内容缺乏系统性。朱先生把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不但说明它们在意念上的差别,而且指出它们在构词方式上、在句法功能上互相对立的情况。最有启迪意义的是他的

2 序

论述立足汉语，借鉴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解决复杂的语法问题。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近二十多年来得到长足的发展。不拘一格地、有选择地运用各种方法，有效地说明有关问题，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除了静态描写之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最值得探讨。一是关于形容词的动态性的问题，一是形容词的量的表达问题。对形容词的动态性的论述，1924年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文法》中已经提到了。王力、吕叔湘等名家都曾注意到。他们的论述有个共同点，即认为形容词带有动作的意味是因为带了时态助词、趋向动词之类。这好比说某种食品本来是无味的，因为加了盐才带着咸味。本书的作者却认为有一部分形容词是含有变化性质的，因此在进行下位区分时，列出变化形容词一类。这类形容词前加副词或后接助词，作用是规定不同的时量。作者把形容词置于整个词类系统中考察，既注重与形容词相关的连续统(continuum)，又着眼于合理的分界(boundary)。我以为那种强调连续统而忘了分界，或者注重分界而忽视连续统的做法都不可取。兼顾二者十分必要，却是一件错综复杂的工作。作者能从中理出头绪，当然是长计远虑的结果。

关于形容词的“量”的论述，一般指的是“级”(degree)的问题。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大都认为“级”的概念是用句法形式表示的。本书作者分析状态形容词，指出其构词形式表达了程度的差异。此外，作者不但分析了语义的量，而且描述了语用的量，即“主观记量”。从语用方面考察“量”，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从意象到语言形式的途径，提出了“强预测”与“弱预测”的区分。这些都能使人耳目一新。

其实，作者的论文，我大都已经读过。本书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修正，读起来仍有新鲜的感觉，因为论述更全面、更周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更紧密。把书稿翻阅一遍，想说的很多，上边不过是谈了印象最深刻的几点。

我读到书稿的最后一页，末行印的是“丙戌年岁初于雨荷轩”。“雨荷轩”自然是作者给自己的书斋取的名。很巧，荷花也是我喜欢的。我的书房里挂的一幅画，是一位老画家特地为我画的荷花。爱荷（莲），有各种理由。周敦颐爱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我爱的是它从来不作为装饰品戴在美人的头上。记得韩琦有诗：“道是好花堪謔问，几时曾上美人头？”至于“雨荷”，我想到的是欧阳修《和圣俞百花洲》的句子：“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我以为这“雨”，不管是什么雨，决不能改变它亭亭耸立的情况，而雨过之后，更显得“香远益清”。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符合原意，只能算是“无言不雠”吧。

张 斌

2006 年夏，时年八十又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形容词的情状	1
1.1 汉语形容词的基本情状	1
1.2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情状范畴	5
1.3 性质、状态和变化的“意象”.....	9
1.4 “意象”的语言化.....	12
第二章 性质形容词	19
2.1 性质形容词的形式鉴别标准.....	19
2.2 性质形容词的分类	22
2.2.1 饰物形容词和饰行形容词	22
2.2.2 性状的语义扩张	23
2.3 性质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25
2.3.1 形态表征	25
2.3.2 句法功能	26
2.4 性质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47
2.4.1 量的弥散性	47
2.4.2 时间的恒长性	48
2.4.3 概念的相对性	49
2.5 体词和谓词的形容词化	50
2.5.1 区别词的形容词化	51
2.5.2 名词的形容词化	58

2 目 录

2.5.3 动词的形容词化	68
第三章 状态形容词	73
3.1 状态形容词的形式鉴别标准.....	73
3.2 状态形容词的分类.....	77
3.2.1 述物形容词	77
3.2.2 述行形容词	78
3.3 状态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79
3.3.1 形态表征	79
3.3.2 句法功能	83
3.4 状态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94
3.4.1 量的规定性	94
3.4.2 时间的临时性	96
3.4.3 属性的客观性	96
第四章 变化形容词	99
4.1 变化形容词的厘定及其特性	99
4.1.1 变化形容词的形式鉴别程序	99
4.1.2 变化形容词内部成员的非均质性	102
4.2 变化形容词的分类	106
4.2.1 瞬间形容词	107
4.2.2 延续形容词	107
4.3 变化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111
4.3.1 形态表征	111
4.3.2 句法功能	120
4.4 变化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124
4.4.1 自变性	124
4.4.2 时间性	129
4.4.3 达成性	131
第五章 形容词的记量.....	134

目 录 3

5.1 形容词的量	134
5.1.1 形容词的记量方式	134
5.1.2 量的客观表述与主观表述	139
5.1.3 程度词的情态分类	140
5.1.4 有界量值与无界量值	141
5.1.5 定量形容词与非定量形容词	142
5.2 非定量形容词的记量方式	145
5.2.1 客观记量	146
5.2.2 主观记量	152
5.2.3 不同量级的同现	158
5.2.4 量变的性质	163
5.3 定量形容词及其记量方式	164
5.3.1 绝对定量形容词	164
5.3.2 相对定量形容词	164
 第六章 形容词的配价	166
6.1 总论	166
6.1.1 配价的性质	166
6.1.2 配价的确定	168
6.1.3 形容词配价的类别	175
6.1.4 配价与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的关系	178
6.2 汉语形容词的价类	180
6.2.1 单价形容词	180
6.2.2 双价形容词	183
6.2.3 三价形容词	187
6.3 形容词的句法组配	189
6.3.1 单价形容词的句法组配	189
6.3.2 双价形容词的句法组配	202
6.3.3 三价形容词的句法组配	212
6.4 形容词的语义组配	216
6.4.1 形容词的语义类	217

4 目 录

6.4.2 补足语的语义类型	220
6.4.3 形容词的语义组配	226
6.5 语义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关系	236
6.5.1 形容词的语义类与语义格的关系	236
6.5.2 语义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关系	237
6.6 配价的变化	238
6.6.1 游离补足语的产生	238
6.6.2 可有补足语的隐现	241
6.7 配价的描写模式及其示例	243
6.7.1 描写方法	243
6.7.2 描写示例	245
6.7.3 兼价形容词的配价描写	246
6.8 配价方法的反思	249
6.8.1 研究路向	249
6.8.2 描写与解释	252
 第七章 形容词的体	256
7.0 引言	256
7.0.1 体与时	256
7.0.2 体的概念	257
7.1 形容词的体与情状的关系	258
7.1.1 形容词的体标记	258
7.1.2 形容词的体与情状的关系	260
7.2 形容词的体形式与体意义	263
7.2.1 有界状态体	264
7.2.2 无界状态体	273
7.3 典型体标记与非典型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差异	285
7.3.1 同现形容词的差异	285
7.3.2 融合度的差异	288
7.4 形容词体的形态化历程	290
7.4.1 形容词体的形态化历程	290

目 录 5

7.4.2 形容词典型体标记的特点	292
7.4.3 状态变化的表达方式	295
7.5 余论	297
第八章 形容词的语义指向	299
8.0 引言	299
8.1 语义指向的类型	299
8.1.1 语义同指	300
8.1.2 语义异指	301
8.2 性状的语义指向规则	301
8.2.1 语义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联	301
8.2.2 语义指向规则	303
8.3 句法异位的语用动机	305
8.3.1 句法异位	305
8.3.2 句法异位的语用动机	308
8.4 句法异位的话语建构及其语义指向的理解	316
8.4.1 句法异位的话语建构	316
8.4.2 语义指向的理解	318
第九章 形容词的韵律组配	322
9.0 引言	322
9.1 对组配词语音节的选择限制	325
9.1.1 对名词音节的选择限制	325
9.1.2 对动词音节的选择限制	342
9.1.3 韵律组配的自由与限制	363
9.2 对组配词语次范畴的选择限制	364
9.2.1 对名词次范畴的选择限制	364
9.2.2 对动词次范畴的选择限制	368
9.3 韵律与语义、句法的关系	370
9.3.1 对韵律组配的解释	370
9.3.2 语义制约韵律组配	372

6 目 录

9.3.3 句法限制韵律组配	376
9.3.4 韵律在语法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79
第十章 形容词的典型特征及其词类地位	381
10.0 引言	381
10.1 程度性特征	384
10.1.1 程度性特征的表现形式	384
10.1.2 形容词次范畴的程度性差异	389
10.2 连续性特征	391
10.2.1 形容词的连续性特征	391
10.2.2 形容词与其他词类的比较	393
10.3 恒长性特征	399
10.4 定语特征	403
10.4.1 形容词的典型句法功能	403
10.4.2 定语的自由度	404
10.5 韵律特征	407
10.6 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411
10.6.1 性质形容词是汉语形容词家族中的典型成员	411
10.6.2 汉语形容词在词类系统中有着独立的语法地位	412
参考文献	415
后记	435
专家评审意见	马庆株 438
专家评审意见	施关淦 440

第一章 形容词的情状

1.1 汉语形容词的基本情状

情状是指语言中的谓词表示的状态和方式。如表示的是静止状态还是活动状态；是持续方式还是瞬间方式；是含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还是不含有内在的自然终结点等等。

最早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动词的情状意义。动词的情状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从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就谈论过“完了”(telic)和“未完了”(atelic)等词汇的体对于考察动词意义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以降，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和研究有增无减，发表了一批研究报告，其中哲学家 Vendler(1967)的情状类型的四分法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被多数学者接受。Vendler 将英语动词分为四类：1) 状态(state)，如：know/知道、believe/相信、have/有、desire/希望、love/爱；2) 活动(activity)，如：run/跑、walk/走、swim/游泳、push a cart/推车、drive a car/开车；3) 完结(accomplishment)，如：paint a picture/画画、make a chair/做椅子、push a cart to supermarket/推车到超市、recover from illness/恢复健康；4) 达成(achievement)，如：recognize/看见、spot/弄脏、find/遇见、lose/丢、reach/到、die/死。对于这种区分，Vendler & Dowty(1979)还根据进行体以外的其他标准做过测试。其实早在 Vendler 之前，日本学者金田一(1950)就从状态、行为、变化的角度考察过日语动词与“～ている”(大致相当于动词前的“在”和动词后的“着”)的同现状况及其语法意义，有过类似的分类：1) 状态动词，这种动

2 第一章 形容词的情状

词超越时间观念,本身含有状态,句法特征为不带“～ている”。如:(机が)ある/有(桌子)、(英語が)できる/会(英语)、(このナイフはよく)切れる/(这把刀很)快。2)持续动词,表示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进行的动作,可以带“～ている”以表述动作的进行。如:(本を)読む/读(书)、(字を)書く/写(字),其他还有笑う/笑、なく/哭、喋る/说、歌う/唱。3)瞬间动词,表示瞬间完了的动作,带“～ている”时表示该动作结果的残存。如:死ぬ/死,(電灯が)つく、消える/(电灯)开、关,另外,結婚する/结婚、卒業する/毕业等也归入此类。4)要求带～ている,表示呈现着某种状态的动词。如:(山が)そびえる/(山)耸立、優れる/优秀、富む/富、似る/像。不难发现,金田一的着眼点主要停留在单个动词上面,对此很多文章论及过。其后,森山(1998)根据“主体变化、客体变化、维持、过程”等语义特征的组合对动词次范畴的分析受到日语学界的重视。

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里,情状分类的相关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庆株(1981)、戴浩一(1984)、邓守信(1986)、陈平(1988)和龚千炎(1995)等学者根据情状特点对汉语动词或句子的分类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尽管各家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不尽相同,最窄的只局限于单个动词,最宽的则将视野延伸到包括时制和时态语法标记在内的整个句子,但他们共同将汉语的情态研究引向了深入,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动词比较,形容词的情状研究相对滞后,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极为罕见。张国宪(1995a)认为,就现代汉语而言,形容词基本属于谓词范畴,自然也有其情状意义。根据西方语言学家处理命题情状分类时所遵循的惯例,用[±静态](static)这一组区别性特征,将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分为两大类型:

1) 静态形容词

静态形容词的最大特征表现在其情状的时间结构是均质的(homogeneous),缺乏内在的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语法上一般不能带“了、

着”等形态标记。如“普通、秘密、广泛、短暂、漫长、豪放、笨重、昂贵、肥大、欢乐、艰辛、美妙、名贵、泥泞、宁静、勤劳、轻微、详尽、优秀、正当、壮丽”等。它们通常只进入状态情态句，例如：

(1) 西山的景色非常优美。

小红比小兰文静。

陈红并不漂亮，但眼和鼻子的完美搭配长在那张娃娃脸上显得非常的受看。

2) 动态形容词

动态形容词的最大特征则表现在其情状的时间结构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可以有内在的自然起始点和终结点，有些变化形容词还可以容纳续段(duration)，^①语法上一般要带“了、着”等体标记。由此，这种形容词都可以进入变化情状句：

(2) 我叫她，她睁眼认出我后，红了眼圈。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

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在现代汉语中，一部分静态形容词和动态形容词的分野具有词汇意义的支撑，它们分别对应着词典里的不同义项：^②

【坏】

A. 缺点多的；使人不满的(跟‘好’相对)。

B. 受到破坏的；变质的；有故障的。

【好】

A. 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跟‘坏’相对)。

B. 健康；病愈。

^① 续段(duration)是指性状变化持续的阶段。与续段相对的概念是起始点和终结点，相关的概念是观察点和性状变化的动向。

^② 义项的解释选自郑怀德、孟庆海《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1991。

4 第一章 形容词的情状

在言语实践中,A义项通常出现在状态情状句(3a,4a)中,属于静态形容词;B义项出现在变化情状句(3b,4b)句中,属于动态形容词:

(3)a. 这孩子脾气太坏。

b. 汽车发动机坏了。

(4)a. 今年的年成很好。

b. 他的伤已经好了。

不过,这种能从词汇意义上区分出情状的形容词不多,多数情况下都是动静同辞(指义项):

(5)a. 这儿真臭。

b. 肉臭了。

(6)a. 这种醋不酸。

b. 那缸泡菜也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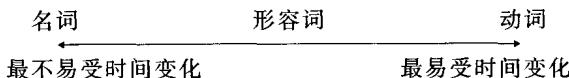
(5)(6)的例句出自《形容词用法词典》。对于a、b中的谓词词典给出的是统一的解释:(5)的释义是“[气味]难闻(跟‘香’相对)”,(6)的释义是“像醋的气味和味道”。尽管词典没有分出不同的义项,但b句显然不能完全依照词典给出的意义去理解。我们认为,这种形义间的扭曲现象正是语言发展和演变的结果,是“形变滞后”的具体表现。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新的意义会不断地从旧的词语中引申出来,但不可能每引申出一个新的意义就立即创造出一个新的形式来标记。人们最简便的记录新意义的方式就是将引申义贴附在原有的形式上,让原有的形式既记录旧意义又记录新意义。这种做法的客观后果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会出现形式和意义的不对称,造成形义间的扭曲。这不仅是一种共时现象,更是一种历时现象,词语的虚化路径也大多遵循此道。对于(5)(6)变化情状句中谓词的词性问题,汉语语法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一种认为是兼类词,即a句中的谓词具备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是形容词,而b句中的谓词具备动词的某些语法特点,是动词;^①另一种则

^① 李临定认为b句中的谓词是形转动词,参看李临定(1990)。

认为无论是 a 句还是 b 句中的谓词都是形容词。其实就典型性而言,b 句中的谓词既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形容词,也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动词。不过,它们都具有共同的语法意义——性状,a 句表述的是事物的恒长性状,b 句表述的是事物的变化性状,二者的“亲源性”昭然若揭。鉴于这种共性,本书不把 b 句中的谓词视为与形容词毫无关联的动词,而是看成从典型形容词(性质形容词)中引申出来的、在“名—动”词类连续统上位于靠近动词一端的动态形容词。据此,我们将 a、b 表现出来的种种句法和语义差异归结为是因受情状类型不同而感染的后果。

1.2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情状范畴

跨语言的语法研究报告表明,迄今为止的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词类——名词和动词。作为两种截然分明的语法类别,“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不同而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行为动作则与此不同。它们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时间方面”。(陈平 1988)由此,名词和动词被功能语法学家视为词类系统的两极,其他词类大多是从这两个词类里分化出来的,并给出了汉语动词到名词的连续统。(参看张伯江 1994)Givón(1979, 1984)按所表示的对象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来衡量,建立起“名词—形容词—动词”的连续统,名词最稳定,最不易随时间而变化,动词最不稳定,最易随时间而变化,形容词则介于二者之间:



形容词在连续统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具有左邻右舍的相关性。无疑,情态类型的基础是时间,结合形容词所述性状与时间的疏密程度,可以对形容词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观察。先看下面的例句: